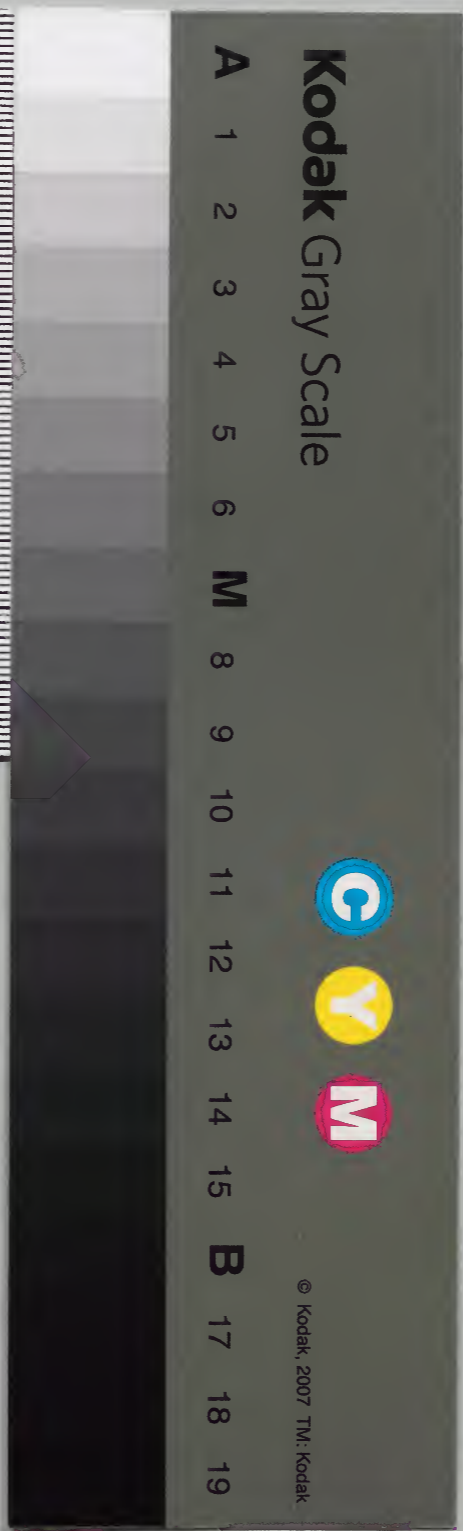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一三九三	一三五	五八五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35 (339)
函號	369



宋蔡仲覺先生著

論語集說

通志堂藏板

永嘉蔡氏論語集說序

淺草文庫

論語集說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

副都承旨永嘉蔡節編淳祐五年表進於朝今

作十卷蓋當日刊於湖穎本已然是書宋藝

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得之幸

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出發明經蘊

述儒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兩商

霖謝天申用休潘旻子文周行已恭叔陳經正

貴一暨弟經邦貴敘其姓名皆入伊洛淵源錄

中而著羣經說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



張淳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
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建達可
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成書著錄諺曰温
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與顧諸君子之書或
存或亡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說而附及之蓋
將以求所未見焉

康熙丙辰夏五納蘭成德容若序

進論語集說表

臣節言臣五月十一日具

奏乞投

進所編論語集說奉

聖旨許令投

進者伏以

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

加講習之功端有裨於

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

際逢竊惟洙泗垂訓之書莫非

帝王傳道之要存心爲大主敬以勝百邪克己
實難爲仁以該衆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而
近思視明聽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
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
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衆共
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
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刑政之並行常念四
海之困窮用躋羣生於富庶寧菲衣而菲食庶
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
繼絕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關

王弘卿

后德豈惟

一王之成式抑亦

百代之宏規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性本生知

學由時習

洞明一貫之旨

深省四勿之幾伏願

惟精惟一以執中

克勤克儉而無間

體成湯之罪已

簡在

帝心

法帝堯之則天

大茲

君道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到論語集說二

十卷繕寫成一十冊用黃羅夾復封全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節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伍年伍月日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臣蔡節上表

論語集說例

集曰例

全用一家之說則獨書姓氏于下

兼用諸家之說則各書姓氏于下

雜用諸家之說則於末後總書姓氏

添入己意三數語則於末後書本某氏說

釋曰例

全附以己意

註書例

集曰已編正說有它說可以互相發明者

則附註于下釋曰同

節謂例

集諸家說後附以己意故曰節謂

低集釋一字例

非正說而旁引可以見意者則低一字書

論語集說卷第一

永嘉蔡節編

學而第一凡一十
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說音悅樂音洛愠於

切問

集曰子謂孔子也馬氏學之為言效也習

者重習也伊川程子曰如時習者時時習

之也說喜意也不亦乎者反辭也朋同類

也自從也方所也樂之義比說為發舒也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

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南軒張

王相臣

說氏節謂人之於理有未之能知能行也必

貴於學焉學則效夫已知已行者而求以

盡此理也學矣而不習則我與理為二固

無所得於已習矣而不時則功力有間斷

雖得之必失之惟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

所學者熟浹洽貫通而油然自得矣有朋

自遠方來學之信乎人也彼已相資講習

相長其學益充而其樂可勝既邪學以為

已而已人而或不知之吾何愠焉人不知

而不愠則學至而德成矣此所以為君子

也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好並去聲鮮

集曰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何氏善事

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好猶欲也犯干

犯也上謂在上之人也鮮少也作亂謂為

逆理敗常之事也未之有言必無也務專

力也本猶根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為

仁猶曰行仁與語辭孝弟順德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故少好犯上也既不好犯上則未有好作亂者也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而道自生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惟能於孝弟而用力焉則根本既立而仁之為道亦由是生生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與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伊川程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節謂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敬兄乃仁之發見最先而至切者也故曰行仁自孝弟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命去聲鮮上聲

集曰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言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也蓋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偽日滋而本心之德亡矣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切為去聲傳平聲

集曰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邢氏疏省察也為猶助之也謀計慮也友同志也交交際也心無不盡曰忠言無不實曰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謀人之

事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主於誠實也傳而習則所學在我矣龜山楊氏曰傳而曾子不習口耳之學也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所不足不敢不加勉也其自治如此可以見其學之切實矣

本晦菴氏說建安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爾若學者則又不止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集曰道猶治也包氏註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節省約也用國用也使猶役也時謂農隙

之時本晦菴朱氏說節謂敬事而信敬者立事之

本而信又所以成之也節用則不傷財知節用則又當知愛人蓋節用特愛人之一

事耳使民而不奪其時則力本者得以自盡國君果能行此五者亦足以治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上弟字上聲下弟字去聲

集曰弟子言為弟為子者邢氏疏孝所以事

親故言入弟所以從兄故言出平仲劉氏謹者行有常也信者言有實也汎普也衆謂衆



人親親之也仁謂仁者以用也文謂詩書

六藝之文晦菴朱氏入孝出弟謹行信言又能

汎愛而親仁東溪劉氏曰汎愛則有別事親從

兄修身待物之道在是矣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朱氏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言當

以是數者為先務而以其餘暇之力學文

也節謂此章教人以修行學文本末不遺

要識夫先後之序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

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

集曰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邢氏

疏節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而為之改

容更貌也力無所不盡之謂竭致猶委也

謂不有其身也誠於好賢孝於事親忠於

事君不欺於朋友四者人道之先務也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雖或以為未嘗為學

我必謂之已學者蓋以學當務其本也武夷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抑揚大過

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

無然後為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主者心之所主也無母通與勿皆禁止之辭如猶若也無友不如己者謂與勝己者處也過失也憚畏難也本晦菴朱氏說節謂學以厚重為先不厚重則不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學以忠信為主不忠信則言之與行皆無其實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改過所以從善過而或憚於改則善無自而生

矣藍田呂氏曰自治不勇則惡日長外厚重而內忠信又

能擇交而善補過此則君子為學之實功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節釋曰死者人之終也遠者其歲月久也敬以持之之謂慎思以及之之謂追於其終者而謹之於其遠者而追之此民德所以歸於厚也伊川程子曰喪盡禮祭盡誠謹終追遠之大者東坡蘇

氏曰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眾而俗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與之與字並
平聲餘上聲

集曰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子貢姓端木
名賜字子貢皆孔子弟子鄭氏抑反語辭
與其諸皆語辭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
肅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
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所至之邦必與
聞其國之政子禽疑而問之子貢謂夫子
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時君自與之與子

貢言夫子之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
政就而問之非若他人求而得之也其曰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姑
借夫求字以明夫子之本不求爾本伊川
程子晦

菴朱氏說南軒張氏曰時君見聖人之
儀刑而樂問以政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
卒不能以政授之者
則以夫私欲害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節釋曰志謂心之所尚也行謂行事之實
也父在子不得而自為故以觀志言父沒



子可得而自為故以觀行言若謂父沒之後
 後可得自為而於父之道率意以改之則
 未免有死其親之心矣是豈得為孝乎三
 年云者此即居喪時言也知三年無改之
 可謂孝則終身之無改者其為孝可知矣
此章言父之道則在所不當改爾
 如其非道亦在乎改之而已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
 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

集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晦菴

朱氏勉齋黃氏曰仁曰心之德禮曰天
 理之節文義曰心之制此言其體也仁曰
 愛之理禮曰人事之儀則節謂此章專論
 義曰事之宜此言其用也

禮之用禮之體雖近於嚴而其用則貴於
 和和者順乎自然而無勉強矯拂之謂也
 故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之事由之
 謂其無不可行也然復有所不行者徒知
 和之可貴而一於和不能以禮節之則和
 而失之於流所以亦不可行也蓋禮一於
 嚴則病於拘而不可行一於和則病於肆
 而亦不可行唯嚴而和和而節不失禮之

全體斯可行而無弊矣

以禮節之一語不無小病讀者詳之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

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上聲遠去聲

集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

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晦菴朱氏

節謂言固欲其

信然不度其事之宜則言有不可復者矣

行固欲其恭然或失乎禮之節則適足以

召恥辱矣惟信能近義而後言可復恭能

近禮而後遠恥辱也義者所以全其信也

禮者所以成其恭也因者承上文而言親

猶近也亦者未深許之辭夫人之行事能

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親

近於禮義焉則亦可宗尚矣

伊川程子曰因其近禮義

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節釋曰食飲食也居居處也敏速也謂汲

汲也慎言謂言謹而不放也就從也道者

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有道謂

能盡此理也正者正吾之偏也食欲飽居

欲安人之情也。有志於學者，則不以口體為念也。行常病於不足，敏於事者能勉其所不足也。言常病於有餘，謹於言者不盡其所有餘也。然猶未敢自以為是，必就有道之人而正焉，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藍田呂氏

曰不志於奉養，學所以專不苟於言，行學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樂音洛，好去聲，磋七多切，謂與之與平聲。

集曰：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可也。者言僅可而未盡善也。未若云者，言未及乎此也。往者所已言也，來者所未言也。貧者不足，故易諂；富者有餘，故易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固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無所溺而能自守矣。然猶未知貧富之為外物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此則超乎貧富之外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衛風淇澳之詩。

也言治骨角者既切之復磋之治玉石者
 既琢之復磨之治之之工不已而益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及聞夫子之
 言又知義理無窮學之不可以遽已因引
 切磋琢磨之詩以明之也 本晦菴朱氏說
南軒張氏曰
 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不足貴而
 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
 而有一豪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豪自恃
 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遽曰能樂
 與好禮未之見也必無諂無驕節謂無諂
 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 節謂無諂
 無驕之未若樂與好禮此夫子之告往者
 也因未若樂與好禮之言而悟切磋琢磨

之言此子貢之知來者也子貢之可與言
 詩者以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集曰患猶病也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
 人之不已知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之
 能辨故以為患也 河南尹氏節謂人不知
知已於已無損已不知
人則有損
無益矣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
拱

集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夫人也德之
 為言得也先得夫人心同然之理而不失
 者也譬喻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
 不動也共向也言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
 人心歸之亦猶北辰居其所眾星環而共
 之也

本晦菴
朱氏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集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蔽猶蓋也

晦菴
朱氏

節謂三百篇之詩雖有美

刺之不同然皆出乎情性之正也夫子以

思無邪一言而盡蓋三百篇之旨可謂深

探詩人之心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去
聲

集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

也齊一之也免苟免於罪也恥愧恥也德

謂人心固有之善禮謂制度品節也

本晦
菴朱

氏說節謂格正也道之以政矣而又有刑以

齊之則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非有所恥

而自不為惡也道之以德矣而又有禮以

齊之則民不但恥為不善且能以善而正

其身矣朱氏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出治之本而德又禮

之本也此其相為本末雖不可效則有以刑政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

集曰古者十五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大學

之道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者卓然有所

立也不惑者見之之明而無所疑也天道

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是所

謂天命也窮理盡性所以知天命也耳順

者聲入心通也從隨也踰越也矩法度之

器所以為方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隨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越於法度也本晦菴朱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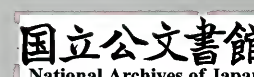
節謂自十有五而志于學則念念在此而

為之不厭矣既學矣加以十五年持守之

功則其學之所至卓然而能有所立矣既

立矣加以十年探索之功則所見明徹無

所滯礙而事事物物之理莫不洞然於胸



中矣又十年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知
 天之所命者矣此則知之至也又十年則
 聲入于耳心無不通所謂不思而得者也
 又十年則心與理一動皆天則所謂不勉
 而中者也學而至此此聖人之德所以為
 至也節謂聖人固天縱之聖而亦未嘗不
 中來必十五年十年而一進者非姑為是
 辭也亦其學力所到至是為學不終其
 覆玩其味此章則知聖人之為學不終其
 不諳其極不止也學者苟能深體而篤行
 之優游涵泳不躡等而進日就月
 將不半途而畫庶乎其得之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集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懿謚
 也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孔子弟子無違
 無違於禮也御為孔子御車也註疏生事葬
 祭事親之禮始終具矣人之事親自始至
 終一遵於禮而不苟此所謂無違也孔子
 答孟懿子之問以是懿子不能復問恐其
 或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是
 時三家僭禮亦因以警之也然語意渾然

又若不專為三家而發晦菴朱氏致堂

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集曰孟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諡也疾

病也馬氏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

其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

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

不謹矣豈不可為孝乎晦菴朱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切

集曰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孔氏

註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

養然世俗事親能養足矣若能養其親而

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言何以別所

以深明事親之不可不敬也養而能敬斯

為孝矣本晦菴朱氏致堂胡氏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饌七戀切

集曰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



猶則也色禮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矣蓋非愛敬之至和順積中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爾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未足以為孝

馬氏註南軒張氏成都范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省息井切

集曰回姓顏名回字子淵孔子弟子

孔氏註

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也

晦菴朱氏

顏子以上知之資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若愚而無所知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而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明則是顏子本不愚也

本致堂胡氏說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馬於虔切廋所留切

集曰以為也所為之事也由從也所從之道也安止也心之所止也察其所安者驗之以久也焉何也廋匿也

本伊川程子說孔氏註節

通志堂

謂行事有善惡處心有誠僞而道有君子
 小人一事之或善未足以見其人也抑未
 知其所從之道果君子邪所為者善矣而
 所從者或非君子之道則亦偶中於善爾
 所從之道果君子矣又未知其心能久而
 安之否邪至於久而安之則誠而非僞也
 其為君子也信矣觀審於視察又詳於觀
 參而驗之則人之善惡不逃乎我之所見
 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集曰時習之謂溫

邢氏疏

節謂故者所已得

也新者所未得也惟能無忘其所已得而
 又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為學之功進
 進而不已矣夫如是而所學在我其應不
 窮故曰可以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集曰器者物象之名

邢氏疏

謂之器則拘於

一物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
 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節釋曰先行者行之於未言之前其言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成都范氏謂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毗至切

集曰周普遍也比偏黨也

晦菴朱氏曰周比皆與人

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

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

踈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

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周

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

本南

軒張氏說

又曰論語一書載君子小人之行事多

矣聖人每對舉而互言之其判然若黑

白者是固不難辨也然至於周比和同

泰驕之屬雖近似而實相反乃其隱微

而難察者聖人指以示學者欲其知君

子小人之所以分特在乎豪釐之間耳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曰罔無知也殆危也註思者研窮其理

之所以然也南軒張氏節謂徒學而不思則莫

知所發明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得矣故曰

罔徒思而不學則莫知所依據吾心之於

理且無所安矣故曰殆學與思相為表裏

要不可以偏廢也楊子曰學以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集曰攻者攻擊之攻林氏溺於偏識暗於

正理皆所謂異端上蔡謝氏節謂君子在明吾

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

務而徒與之角斯為吾之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女音汝

集曰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誨猶

教也孔氏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

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

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

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

之蔽況由此而求之則其不知者亦終將

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若強以不知為知則是終身不知而已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集曰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

干求也鄭氏註祿仕者之奉也晦菴朱氏疑者所

未信殆者所未安藍田呂氏尤罪自外至者也

悔理自內出者也伊川程子曰歸罪為尤橫渠張子曰為悔

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行之資也然聞見之不多則孤陋單淺而無所參驗疑殆之不闕則冒昧苟且而無所據依聞見多矣疑殆闕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或有所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者矣夫自多聞見而闕疑殆而又慎言慎行其餘焉多聞見者學之博也闕疑殆者擇之精也謹言行者守之約也此則寡悔尤之道也君子修其在我而已豈以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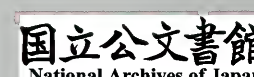
干祿之具哉然言行純至而祿自從之言
 在其中矣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子張
 學干祿故夫子告之以求諸已也或疑如
 此亦有不得祿者夫子蓋曰耕也餒在其
 中矣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本朱氏南軒張氏說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集曰哀公魯君名蔣哀謚也包氏舉謂舉
 而用之也錯捨置也諸眾也枉不直也晦菴
朱氏節謂哀公何為則民服之問孔子告之

以民心之從違特視上之舉錯何如耳好
 直而惡枉人心之正也舉錯當乎人心則
 民服矣舉錯不當乎人心則民何自而服
 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曰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謚也孔氏
註勸有獎勵意自上蒞下曰臨莊謂容貌
 端嚴慈猶愛也莊以蒞之則民敬於已龜山
楊氏曰有戲慢之孝慈以先之則民忠於已



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舉孝慈之心加諸彼使斯民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其有不忠於上者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

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

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本晦

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集曰奚何也邢氏疏周書君陳篇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

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孝於親必能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理而已孔子引書之辭言是乃為政之道

何必居位始為為政乎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故孔子以此告之本晦

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音五兮切軌音月切

集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軌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



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邢氏疏輓軌車待

以行者也河東侯氏車無輓軌則無以引重而

至遠人而無信其不可行亦猶是也龜山楊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

集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因仍也損者

損其太過也益者益其不及也繼紹也禮

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

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馬氏所

見即往推來由今而後或有繼周而王者

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

世而已乎本晦菴朱氏說致堂胡氏曰

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集曰諂求媚也勇剛決也鬼非所當祭而

祭之則是諂而徼福也龜山楊氏曰非享

鬼見義所當為而不為則是勇之不足也

也也晦菴朱氏

白石錢氏

論語集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二

永嘉蔡節編

八佾第三 凡二十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集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邢氏曰季桓子也佾

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

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

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

之則何事不可忍為也晦菴朱氏上蔡謝氏曰君子於其



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忍為乎南軒張氏曰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切相去聲辟必益切

集曰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也雍周

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維辭

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奚何也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雍詩之辭邢氏節

謂天子祭於宗廟諸侯入而助祭故歌是

詩以徹所以紀實也今三家大夫也僭而

用之無其事而歌其詩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

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伊川程子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仁人心

也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雖欲為禮樂其

如禮樂何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

南軒張氏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

喪與其易也寧戚

放上聲易去聲

集曰林放魯人

鄭氏注

奢汰侈也儉約省也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

在喪禮則文為習熟而

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哀戚也禮無本

不立無文不行是雖不可以本而廢文然

文之勝則又反失其本矣周衰世方惟文

之徇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

而告之以此奢易則失中而過於文儉戚

雖亦未得中而儉則物之質戚則心之誠

也以是推之而禮之本可識矣言禮而人

言喪使之深體其本也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亡古無字通用

集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包氏注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其僭亂無上下之分

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

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孔子弟子旅
 祭名泰山山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
 者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季氏祭之
 僭也註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墮於
 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林放猶能問禮之
 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欲季氏知其無
 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本晦菴
東侯氏說成都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
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
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
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
之不可誣是亦
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集曰君子恭敬退遜不與人爭至於射則
 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
 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
 執張弓不勝者襲說音脫決拾卻左手右加
 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
 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觶觶之切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
 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



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

矣晦菴朱氏 藍田呂氏曰古之射禮勝

飲不勝勝者之爭爭於辭爵不勝者之

爭爭於自下故揖遜而升相為讓而已下

而飲非謂下堂止謂自貶下而自飲執弛

弓說決拾皆

自貶下之義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倩七練切盼普莧切

絢呼縣切繪胡對切

集曰上三句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

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

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起猶

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倩盼蓋

婦人之有美質者言有此美質又加以文

飾亦猶繪畫者因素地而施以采色也子

夏疑其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後素言繪

畫之事後素功也禮後乎言禮以忠信為

質必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子曰繪

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善於發明

聖人言外之意矣商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本晦菴 朱氏說

又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



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上蔡謝氏

葛君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集曰杞宋二國名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謂故老之賢者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本晦菴朱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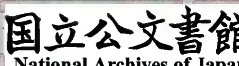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切

集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則合祭於太廟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禘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禘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說禘則直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為得之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吾身出於父父出於祖祖出於始祖始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盡矣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



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

酒灌地以降神也朱氏曰禮家以為釀秬

其氣芬芳而條暢也自灌而往孔子不欲觀者蓋以

魯祭非禮矣至此而君臣之間誠意懈怠

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為此歎云本

菴朱氏說

又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

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於魯又如

此孔子所以深歎也上蔡謝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曰禮不王則不禘魯之有禘非禮也孔

子為魯諱故以不知答之然又謂知其說

者其於治天下若指掌之易明蓋亦曰名

分正則天下有不難治者矣示與視同指

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也本

川程子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集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夫子

祭祀之誠意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乃記夫

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祭如在者凡祭未

嘗不致其如在之誠所謂祭神則如神在

也夫祭以誠為主至若有故使人攝事不

獲親與其祭焉則其心闕然直若未嘗祭

爾晦菴朱氏勉齋黃氏槩山黃氏成都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

所祭者誠之至也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物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

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

為奧奧室神之主也竈者五祀之一禱者

祈福於神也時俗之語以奧雖有常尊而

非祭之主竈則當時用事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

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喻

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

故以此諷夫子夫子以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答之蓋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非特不當

媚於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成都范氏晦菴朱氏藍田呂

氏曰奧以況人君竈以況執政當時諸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彌

子云孔子主我衛御可得之意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居陷切郁於

切六

集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晦菴

朱氏言周監二代酌其宜而損益之其文不

可有加矣故聖人欲從周然使聖人居制

作之位大體則從周若其間損益之宜如

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南軒張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鄆側留切

集曰大廟魯周公廟孰誰也鄆魯邑孔子

父叔梁紇嘗為鄆邑大夫故謂孔子為鄆

人之子也邢氏疏節謂孔子於禮固無不知

然初仕魯時入大廟而助祭其於名物之

辨雖已知之而或未之見也故問之至若

行禮之際亦必問而後從事皆所以敬其

事也或人以為不知禮孔子故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集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

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

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

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

力有彊弱不同等也周衰禮廢復尚貫革

非古之道矣故夫子嘆之

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去起呂切告古篤切餼許氣切

集曰告告居號切也朔月一日也牲生曰餼

愛猶惜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蓋稟命於君

親禮之大者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

司猶供此羊子貢以告朔之禮廢而餼羊

徒存故欲去之孔子以為羊存則後之人

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

禮之所寓也苟去之則禮因而亡矣賜也

知愛一羊而不知禮之存為可愛也故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

之以明禮之當然也槩山黃氏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曰定公魯君名宋定謚也邢氏使臣以

禮事君以忠是乃君臣之道當然各欲自

盡而已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集曰關雎詩國風周南首篇名邢氏淫者

樂之過也傷者哀之過也關雎之詩言后

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

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

鼓之樂蓋其樂雖盛而不至於淫其憂雖

深而不至於傷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

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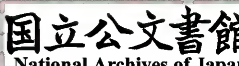
而其理具於性樂至於淫哀至於傷則是不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不淫哀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曰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戰栗恐懼貌成者事之已成者也遂者事之已行者也往者事之已往者也三代之社不同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而以其名其社周禮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社與野曰使民戰栗一句此曰字乃宰我臆度周人立社之本意言周人所以用栗者

蓋曰使民戰栗也意者宰我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夫子以其不知而妄對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之既出不可追救故歷言事已成不可復說矣事已遂不可復諫矣事既往不可復咎矣欲使之謹其後爾本邢氏疏晦菴朱氏說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



〇百廿六
虔切好去聲
站丁念切

集曰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齊大夫邢氏

器小者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

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

王道也上蔡謝氏曰孔子之意直以管仲

侯一正天下民受其賜其功亦大矣然君

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而行國政豈

直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其一己之欲而

已曾不知三歸官事不過攝樹塞門與反

於汝何加焉其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

衣服衾裘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東

坡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

深其及者遠是為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

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龜

山楊氏曰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

管仲相威公雖能合諸侯正天下不過霸

業之盛而已非若王者之佐其規模宏遠

也故管仲死威公薨五公子

爭立而天下不復宗齊矣

儉約也三歸

臺名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

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邦君國君也

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

也兩君兩國之君也好謂好會站在兩楹

論語集說卷三

十三

通志堂

方惟

明其犯禮奢而犯禮皆器小易盈之意器大則無此矣孔子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亦可見矣晦菴朱氏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皦吉了切

集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以成言樂以之而成也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

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而又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時音樂廢闕

故孔子語之以此晦菴朱氏上蔡謝氏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

切從喪並去聲

集曰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



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也斯此地也封人自言賢者至此未嘗不得見之也從者弟子也見之謂通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封人謂夫子之失位非所患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之振斯文以覺天下與來世其位雖喪而其道蓋不喪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本註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說節謂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

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有所托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曰韶武皆樂名韶舜樂武武王樂

孔氏註

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古者功成作樂所以象成一代之治也舜以治而繼治武王易亂而為治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以揖遜武王以征誅而其實有

不同者夫征誅豈聖人所欲哉所遇之時然爾味成湯予有慙德之言此韶之所以

為盡善也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上蔡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

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所

遇之時不同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曰居上以寬為本

晦菴朱氏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

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不如是則

本不立矣吾何以觀之乎

上蔡謝氏

里仁第四

凡二十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焉於虔切知去聲

集曰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擇猶卜度

也知是非之謂知所居之里以仁人為美

苟不擇仁人之里而處焉則失其是非之

本心矣是焉得為知乎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集曰久猶長也約窮約也不仁之人失其

本心久處約則必濫長處樂則必淫矣仁

者則能安仁知者則能利仁安仁者其心
純一而無適不然利仁者知仁之為美勉

而為之者也

成都范氏曰知其善而為之曰利

雖其淺深

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易矣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上蔡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見道不惑知夫仁之為美利而行之也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並去聲

集曰唯之為言獨也

晦菴朱氏

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

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好惡一出於

正所以能好惡人也

本建安游氏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集曰苟誠也

孔氏註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晦菴朱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造七

到切沛音貝

集曰其道謂所以得富貴貧賤之道也富
 貴固人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欲不
 處貧賤固人所惡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
 惡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
 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
 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
 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朱氏曰終食猶
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
異於造次矣永嘉何氏曰無終食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無時無處
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

之或違乎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

已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
 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好惡並去聲

集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
 仁者真知夫仁之可好而其好不能移也
 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者
 則其所以為仁必能絕去不仁之事不使

有及於其身蓋知惡之則知遠之也此皆
 篤志於為仁者故難得而見之於仁矣乎
 之乎疑辭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言好仁惡不仁者
 雖不可見然或有一日之間果能用力於
 仁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為仁由己欲之
 則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亦奚病於力不
 足哉蓋有之矣謂亦有用力於仁者但我
 偶未之見爾南軒張氏曰既曰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抑揚所以望

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節釋曰黨謂黨於人也言人之過也各於
 其所黨處見之大抵仁者之過近於厚而
 已觀其所謂過斯知其所謂仁矣劉侍讀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
 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是過也然管
 叔兄也昭公君也是乃所以為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陟遙切
 集曰道者人所當行之理聞道者實有得



於此理也此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雖朝聞夕死

可也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說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曰士學者之稱惡麤惡也議謂議道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則

心役乎外而無得於內矣何足與議哉本晦

菴朱氏說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適丁歷切必二切

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比親也上蔡謝氏節謂

君子非有心於可也義之所可則可之非

有心於不可也義之所不可則不可之其

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曷嘗有適莫於其

間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節釋曰懷者思念也君子樂善故其所思

則以躬行為事也小人苟安其思在於田

里而已君子惡不善故其所思則以法律

自繩也小人務得其思在於惠利而已此



言君子小人之志趣殊也

王文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集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也欲利於已

必害於人依利而行所以多怨也孔氏註

子景迂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

之彼亦宜之故無所怨依於利而行則專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

如禮何晦菴朱氏曰此當分為三句中向至國字為絕

集曰讓者禮之實也朱氏何有者言不難也

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孔氏節謂能以

禮之實為國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

禮之實為國且不能用禮矣而況於為國

乎朱氏曰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至於

辭遜之心乃禮意之實而人則鮮能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

知也

集曰位爵位也立者所以立乎其位者也

可知者實之在已者也君子求其在已者

而已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

可知之實不患人之不知也本伊川程子說

論語集注卷三 通志堂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金切唯上聲

集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

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

晦菴朱氏

節謂夫子

所云吾道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心渾然一

理無所不該其於應事接物之際雖曰理

各有所止然而眾理本一理也以曾子自

得之深故告之以此曾子心領神會而直

應之曰唯至答門人之問則即忠恕以明

之蓋自其盡已之心而言之則謂之忠自

其即已之心以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忠

為體恕為用用之周乎物即是體之流行

者也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者捨忠恕之外他無足以發

明一貫之旨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曰喻謂深曉其趣也義者天理之所宜

利者人情之所欲義與利之喻君子小人

所以別也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切

王文

集曰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

已亦有是惡晦菴朱氏節謂人之善惡雖不同

無不因之以反諸已者自修之道當如此

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幾平聲

節釋曰幾微也事父母幾諫言父母有過

人子之進言貴於婉也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言人子於親之未從當加誠敬而不違

其幾諫之初心也勞而不怨言不倦於諫

用力雖勞而又不取怨也所以如此者終

期納親於善而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曰遊去其家而他之也方謂東西南北

之方也子於父母形體雖異而心則相屬

不遠遊者不遠去其親也遊必有方者慮

其親之求已也以已之心體父母之心斯

可謂孝矣白石錢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矣致

胡氏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節釋曰知猶記憶也懼恐怖也人未有不
知其親之年者曰不可不知欲其加察也
蓋壽考固可喜而衰老亦可懼人子愛日
之心自有不可忘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躬謂躬行逮

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

其言為此故也晦菴朱氏成都范氏曰

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集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凡事能約則

其失鮮矣本上蔡謝氏說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集曰訥遲鈍也包氏放言易故欲訥力行

難故欲敏上菴謝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曰孤猶獨也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

鄰也晦菴朱氏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切疏平聲

集曰數煩數也伊川程子辱取也疏遠也君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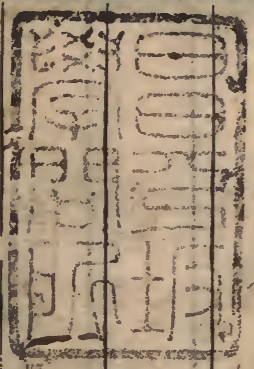
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為臣者君有過則當力諫諫之不從則當去為友者人有過則當忠告告之不可則當止若或至於煩數

則言者輕而聽者厭能無取辱而取疏乎

致堂胡氏說

論語集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二

通志堂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some ink smudges.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table structure. The table has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の七七

王文

